

# 看《红楼梦》中如何“避暑消夏”

申功晶

俗话说，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转眼又到了一年中最难熬的暑热时刻，在没有空调、风扇的古代，古人是如何熬过这炎炎酷暑的？让我们走进《红楼梦》，看看“诗礼簪缨之族、钟鸣鼎食之家”的贾府是如何避暑消夏的。

首先是衣饰方面。李白有诗《夏日山中》：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在古代，寻常百姓尽可赤膊裸睡消夏。可贾府乃公侯世家，公子小姐的一言一行皆有规矩束缚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六回，薛宝钗去怡红院探视宝玉，见宝玉屋里的大丫鬟袭人做的针线活“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，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，红莲绿叶，五色鸳鸯”。宝钗很是惊奇，因在古代，肚兜是女子和小孩贴身所穿，而宝玉的年纪，显然不适合再穿肚兜。可穿着衣服睡觉太热，不穿又怕他“睡觉都不留神”踢了被子而受风染疾。于是，袭人费尽心思做了个“鲜亮”的肚兜，“哄他戴上了”，这样，“便是夜里纵盖不严些儿，也就不怕了”。

其次是消暑用具。宝玉挨打后，袭人被叫去上房回话，见“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，摇着芭蕉扇子”。有诗

云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古代，扇子绝对堪称“消暑神器”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，贵妃元春赐给弟弟宝玉的端午节礼物是“上等宫扇两柄，红麝香珠二串，凤尾罗二端，芙蓉簟一领”。在书中，贾府少爷小姐用的扇子不似乡下人使用的蒲扇那般粗大，而是袖珍小巧型，可藏于袖中，比如贾宝玉在冯紫英家初见蒋玉菡，从袖中取出扇子，将玉扇坠解下来，递给琪官道：“微物不堪，略表今日之谊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，薛宝钗从潇湘馆回来，“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迎风翩跹，十分有趣。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，向草地下来扑”。

再者是消暑饮品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，晴雯将鸳鸯送来的果子“都湃在那水晶缸里”，“湃”的意思是冰镇，即将水果放在冰块中，等吃的时候取出来，“湃”过的瓜果吃起来冰凉爽透，消暑效果相当不错。不过，冰块在古代属于奢侈品，需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存贮在冰窖里，只有豪门王室才有经济实力使用，因此，冰镇瓜

果是古代达官贵族的特供独享之物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，贾宝玉挨了父亲一顿毒打后，“只嚷干渴，要吃酸梅汤”。徐凌霄在《旧都百话》记载：“暑天之冰，以冰梅汤为最流行，大街小巷，干鲜果铺的门口，都可以看见‘冰镇梅汤’四字的木檐横额。有的黄底黑字，甚为工致，迎风招展，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。”

当年街头最流行的夏日饮料酸梅汤，原系一款宫廷御用饮料。据说，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清帝祖先发明了酸汤子这款满洲饮料，满人入关后，将酸汤子带入宫廷。到了清乾隆一朝，这位风流天子亦是一枚“资深梅粉”，茶前、饭后习惯喝上一盏酸梅汤。在他的授意下，御膳房改进了配方，用去油解腻的乌梅，清热解毒的甘草，降脂降压的山楂，益气润肺的冰糖和洛神花、陈皮、桂花，配上山泉熬制成“土贡梅煎”，这样的酸梅汤去腻解暑、生津止渴，冰镇后取出，倒在海碗里，一咂嘴，透心沁齿，含在嘴里，像品红酒一样细细品味，能体味到乌梅、山楂之酸甜，桂花混合着蜂蜜的香甜，氤氲在唇齿喉舌间。也只有贾府这等公侯世家才有资格享用



宝钗扑蝶

这“清宫异宝，皇家御饮”。

其实，大观园本身就是一处绝佳的避暑胜地，比如刚入园，“进入石洞来，只见佳木茏葱，奇花闪灼，一带清流，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中”，“清溪泻雪，石磴穿云”的沁芳亭，“一带粉垣，里面数楹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”的潇湘馆等，字里行间透着丝丝清凉之意。

## 卖西瓜

郭 静



制图：李佳

还没入暑，天气就热得人待不住了。饭后散步，闷热的空气中到处飘荡着“甜地甜（临汾方言，非常甜的意思），甜地甜……”甜蜜蜜西瓜，甜地甜；绿宝甜瓜，甜地甜；南方的荔枝也来凑热闹，主打一个“甜地甜”！没想到活到了满头白发的年纪，生活到处甜地甜。

想起小时候，家里种了西瓜。那年老天眷顾，西瓜长势很好，大人们都说，用麻疹追过肥的西瓜可甜呢！我们姐弟坐在看瓜的庵子里，一会儿爬到庵子顶上，瞭望全场；一会儿巡视在田间地头，侦查瓜胎儿。满满一地的西瓜，是一家人希望啊！

瓜熟了，铺天盖地全熟了。

时间紧迫，一天的时间，姐弟几个先练习“卖西瓜嘞——卖西瓜嘞——”这四个字，早就听别人叫卖过，可轮到自己时，光见开口听不见声音。我是老大，下令姐弟仨一个一个地试，要求一轮比一轮声音高，那情形，绝对严格。经过一天的练习，倒是有了声音，但远没有平时听到的自然圆润，总有那么一种“背书式”的生涩。

瓜熟不等人。第二天，三辆平车拉着西瓜从地头出发，出征四乡八村，这一走就是一整天。按说天气越热西瓜越好卖，可走街串巷，一句句“卖西瓜嘞”喊得口干舌燥，眼见得过了大半天，也没卖掉几个。更难过的是，从生活讲究的人家窗户里还飘来了骂声：“大中午的，叫啥哩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不叫喊能死吗？”是啊！面对穷苦的生活，不叫喊是不能死，可不叫喊能活吗？

热浪裹挟着的夏蝉叫得更欢了，知了——知了——知了——真不明白你知道了啥呢？你在夏季的夜晚钻出地面，唱完夏天就结束生命，餐风宿露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却叫喊着“知了，知了”。这么一车西瓜，怎么就能卖了呢？

“卖西瓜嘞……”吆喝声似乎也被晒蔫儿了。

好不容易看见个人堆儿，赶紧弓着腰拉着车跑过去。

“买点西瓜吧！自家种的！”

“这西瓜酸吗？”

“酸酸酸！”我迫不及待地回答。

“哈哈哈……哈哈哈……”

众人的笑声催下了醒悟的泪水，谁会买酸味的西瓜呢？辛辛苦苦种出的甜西瓜，刚离开厚重的黄土地，就被“酸”戏弄了一番。暗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！

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西瓜也不是刚需，有几个钱还要紧着过日子。没办法，我们换了个叫法：“换西瓜嘞！麦换西瓜！”

这一换还真奏效，一下子围了一圈人，一会儿时间，一车西瓜就变成了一袋麦子。回家倒在瓮里，石子麦芒混杂在一起，远没有自家的麦子干净。

现在想来，只怨那会儿只会喊“卖西瓜嘞”，不懂加上“甜地甜”！

喜欢中药源于大舅。大舅曾是一位乡村医生，他家堂屋里摆放着各式药品，其中一个装着很多抽屉的木柜里，分类盛放着各种中药，每个抽屉上都用毛笔字标注着药名，密密麻麻却整齐有序。

大舅说，中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，蕴含着古人的智慧。每次暑假回村，我喜欢装模作样地穿上白大褂，帮助大舅捣药。青黑色的药钵里，铁锤头被吃力地提起，狠狠地落下，发出“嗡嗡”的回响，各种草药的香味四溢。把捣碎的草药倒出来，粗糙的缸壁上便挂着一层白色的粉末，我经常伸进手指蘸一下，然后放鼻子底下闻好久。

那是一种怎样的气味？树根、花草、动物骨骼等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像极了村外山头上空气的味道。那里有满坡的野草，蓝色的幽灵花、黄色的鸡蛋花、紫色的喇叭花、红色的山丹花，以及石缝里挤出来的野韭菜，所有的味道在阳光下发酵，经山风调合，就酿出了中药的味道。难怪，每次从山下来，都觉得清爽。

记忆中，姥姥常喝中药。没想到中药的脾性这么倔强：提前把药泡到砂锅里，然后大火煮、小火熬，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中药味儿。第一煎喝完，继续熬制，依然是药香浓郁，有时甚至飘到了村边。

中药汤黑亮得像一面镜子。姥姥端着洋瓷碗，蹙着眉，不敢细品，几口喝得精光。我好奇，香味扑鼻的药怎么会难喝呢？曾试探着想尝一口，可姥姥却不肯给：“小孩子喝不得，长大就明白了！”

转眼间，姥姥已经去世17年，大舅也退休，搬到了县城的楼房里，药柜没有了。其间，自己也生过病，但都是以吃药、打针、输液等西医治疗为主，只想快点痊愈——病好了，才能跟得上飞快的生活节奏。前些日子偶感不适，主动找了中医，一番把脉问诊，大夫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年轻人，跑得快不如跑得远，性子不能太急。你肝火旺、脾虚，要注意作息规律。喝点中药调理一下吧！”药房取药时，再次看到了那些熟悉的中药格子，满屋的药香里充斥着曾经的味道。

碗里的中药依旧黑亮得像一面镜子。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，原来香味只是表象，苦才是本质。我鼓起勇气，像姥姥那样蹙着眉，大口喝下，体内仿佛开满了蓝色的幽灵花、黄色的鸡蛋花、紫色的喇叭花、红色的山丹花……许久，在那中药的苦里，竟回旋起一丝甜。

想起姥姥说的话：“长大了，你就明白了。”这中药的味道，苦甜参半，也只有长大了才能体悟。



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中  
药  
的  
味  
道

王志鹏